

年度必读：职场的孙子兵法和情场的龟孙子兵法



所有的个体都是非恶的，所有的
群体都是非善的。

你树欲静，而他风不止。

白骨精列传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BY工作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骨精列传/BY 工作室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617-6034-5

I. 白... II. B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2539 号

白骨精列传

著 者 BY 工作室
责任编辑 储德天
责任校对 赖芳斌
装帧设计 BY 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电话总机 021-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960 16 开
插 页 16
印 张 15.75
字 数 14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17-6034-5/I·429
定 价 25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Y工作室 著

白雲精列傳



I

先从结局说起，结局也是开始——
很多人，也包括我们，都曾经像小高一样，有点兴奋

p008-018

2

他喜欢别人当他是香港人，好像比上海人高了一个档次
把孙战遥招进公司的是一位日本人副行长，姓长山

p019-026

3

杨绪生曾是胡朝静大学里的老师，教哲学，是个精致的上海男人
杨绪生就此记牢这个爱坐在角落里的女生

p027-041

4

长山走了，没有把他的宝座让给孙战遥
迎接新行长的到来，全体员工在五星级酒店里聚餐，顺便也欢送长山

p042-049

5

胡朝静就是那种处事低调、却很难被忽略的女人
自从那次聚餐之后，胡朝静发现她和陆辰俊的感情无疾而终了
陆辰俊和顾文真并没有得到最终的幸福
2000年的时候，银行业刮起了兼并收购的“妖风”
中村和顾文真特别疏远，虽然顾是他的手下

p050-064

6

她大概四十出头，细碎波浪的短发，素脸朝天，面色灰黄，涂了一个红嘴唇
斗争是艰苦卓绝的。她的几套方案都出了纰漏
洪先生很快地从混沌的状态中清醒过来，知道大势已去
姚秀思以前也中过猎头公司这样的招，但这次，不同
面试在浦东香格里拉饭店的咖啡馆里

p065-0

7

胡朝静始终记得第一次遇见姚秀思的情形
一进办公室，胡朝静就听到有人说“那个女人”，气氛有些异样
一个上午，姚秀思都没有出现在人事办公室里
胡朝静知道，那天，姚秀思看了所有人的个人资料

p080-093

8

自从那个女人正式上任后，银行的众人都心痒痒得很
那日，胡朝静闻到一股异香，知道是神仙姐姐驾到人事部

p094-103

9

钱若尘吃素，还是个吃净素的
钱若尘是姚秀思最想痛下杀手的目标，这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

p104-109

0-118

119-123

124-127

128-130

131-142

143-148

149-151

152-159

160-171

银行的气氛一下子十分诡异
后来，胡朝静知道，孙战遥的太太给钱若尘打过电话了
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赵建军要大牌了

那天是周二

行长室里只有前森和姚秀思

联盟还没建成，姚秀思没想到自己的后院居然着火了
朱朱和江纪菲大吵了起来
朱朱，朱朱是谁呢
胡朝静和朱朱一道吃晚饭，港式餐厅里，味道不错，就是有点闹

一提到杨绪生，胡朝静的心就又乱了

小江和朱朱的矛盾居然化解了
不过，姚秀思的当务之急还是建立联盟

和赵建军开完了会，前森回到自己的大办公室
还是宫川第一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

加班费的事情刚刚了结，白板上没几天又出现了一张通告
金得胜回去就直接住院了，开刀，癌细胞已经从胃部扩散到淋巴
戚豫飞回想在医院里的一幕，他是头一回看见胡朝静这样惊恐的表情
第二天，胡朝静向姚秀思汇报情况，她把医院的场景都说了
胡朝静一见此情此景，头皮过电一样地发麻

I0

I1

I2

I3

I4

I5

I6

I7

I8

p172-183

19

杨绪生是路过，他本来是和姚秀思约好见面的
杨绪生握住胡朝静的手，她的手很凉

p184-185

20

到了银行，戚豫飞一见胡朝静，劈头就问

p186-193

21

姚秀思一直在等安德鲁杨解释的电话
老金老婆的事情之后，姚秀思是想不出名也难了

p194-195

22

那晚之后，杨绪生就没同胡朝静联系

p196-203

23

人事职位、工资的最终评定结果，就要揭晓了
方芳想自己可能在无意中伤了胡朝静的心，总觉得要做什么补偿

p204-206

24

姚秀思和安德鲁杨在老地方约会

p207-211

25

岗位级别和工资的预估数据出来了

p212-

26

胡朝静加入了钱若尘的竞选班子，这无疑是个爆炸新闻
竞选工会班子的工作，到了白热化的程度

32

又回到了N多年之后

p248-2

31

在正式选举工会委员之前的那天晚上

p245-247

30

但是，胡朝静没有想到，她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
胡朝静打好了辞职报告
她收拾好东西，到了楼下，没想到居然又碰到了安德鲁杨

p236-244

29

总行接到意见书之后，果然有了动作，派了个督导工作组下来

p233-235

28

姚秀思接到了安德鲁杨的电话
孙生不是因为心脏病住的院，而是抑郁症
安德鲁杨的话，还是在姚秀思的心上留下了痕迹

p225-232

27

最最抓耳挠腮要属中村

p219-224

钱主席说过：“所有的个体都是非恶的，所有的群体都是非善的。”

钱主席真的是说过很多至理名言（别急着问钱主席是谁，后文自有更大篇幅介绍其人其言），有些话，听的时候，也许你就那么一笑了之。事后想想，怕要落泪的，如同被人点中了穴道一般，虽不至于要了人命，但酸痛得很，直钻进你的神经交叉点。要是没点阅历，你是不明白这些话中的深意的。

不管怎样，我曾经也是一个“非善的”群体中的一分子——在那个群体中兴点小风、起点小浪；使点小计谋，发点小牢骚；传传话、起起哄；得到过体制的小恩小惠，也莫名地被排斥打压过——以这个群体为荣过，以这个群体为耻过，爱过恨过，希望失望……最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曾经很真实地发生过。

我决心为那些群体中的个体树碑列传。

不是为了讴歌，更不是为了批判。

只为了纪念，纪念那些真实。

.....

那——是——一个——乱——世。

这样有气势的句子，可以在很多文学大家的宏篇巨著中看见，虽然我其实也没读过多少书，基本上不能称为有文化。但此句令我产生了莫大共鸣。

不晓得应该怎么来定义“乱世”，根据历史课本的描述，最起码也得有诸侯纷争，群雄逐鹿那样的大场面，再多加几个形容词的话，还有金戈铁马、血雨腥风、谋权篡位等等等等。总之，那是大革命、大时代、大人物登台亮相的舞台。

如我等的小角色，照理是万万不能洞察那样巨大的历史使命的。

只不过，凡人肉身，难免也能感觉得到脊背上的杀气和皮肤上的凉意。空气中都弥漫着紧张感，又要套用一句经典对白了：没有可能的都变成有可能的了，谁是人？谁是鬼？真的不知道。倘若离那个权力真空和派系混乱的漩涡不够远，更常常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，其中撕扯的张力更令人要呐喊和抓狂——身逢乱世，我深知自己当不了佳人，做不成英雄，依然是一片小小的绿叶。

有识之士说，在乱世中应沉默、中立、洁身自好，那叫格调。我也曾仰望“格调”，每日里默念几遍“心经”。不幸的是，这样高洁的结果往往就是几头挨打，哪边都没有饶过你，哪边都当你是最好拿下的敌方阵地。

你树欲静，而他风不止。

钱主席曾经说过：“整个鸟巢从十几米的树上往下掉的时候，难道会因为你乖，就能做颗好鸟蛋？”

原来，我卑微的心愿只是为了做一颗完整的鸟蛋，可以默默破壳地成为一个鸟人。

需要说明一下的是，我，不是个大人物，曾经沧海来写一篇回忆录，我也绝不是一个愤青，打算口出狂言，颠覆世俗。

有时，无语对苍天。——天哪，我只是在一个涉外写字楼里上班，每年拿着十三到十四个月的工资；可以报销一部分手机费和出租车费；说话的时候，掺杂点似是而非的外语单词；每天早高峰时边挤地铁边有想死的心的白领。而已。

I.

先从结局说起，结局也是开始——很多人，也包括我们，都曾经像小高一样，有点兴奋

人生不得不忍受的是，无论当初如何地“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”，N多年之后，总是云淡风轻。

那一天，真是云淡风轻。小高有点兴奋。

他第一天正式上班，去向那家知名的日资大银行。

顶级的金融区，顶级的办公楼，——对了，就是时下但凡“白骨精”都吊在嘴边的CBD。千万不要告诉我，你不知道CBD哦！——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，最最主流，最最top的商业中心。这就是门槛，懂不懂？！

踏进这个门槛，就意味着——意味着什么呢？小高想，他马上想到了电视里那些画面讲究的汽车广告和酒广告，——那些穿高级定制西服戴钻表的男人，在

滨海或滨江大道上开宝马奔驰保时捷；去巴黎和伦敦就像回家，住在Grand Hote喝有年份的干邑；周边的女人都看上去含蓄但骨子里奔放；房子是别墅自不用说，最最要紧的是还要有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浴室，水龙头的把手如挥出去的高尔夫小白球一样线条流畅……小高的想象力突然装上了翅膀，从闹哄哄的地铁站台飞了出去。

那就是所谓上流社会、成功人士的生活蓝图吧。想到那些广告曾无数次地被她老妈恶语咒骂以示厌恶，尤其在她看那些婆妈电视剧正入迷的时候，小高叹了口气——妈是不明白的。那是一小部分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诉求，这个社会的菁英分子，就好像他。

对的，就是他这样的人：优秀的学历，出众的外表，他，就是菁英分子中的一份子。

他觉得他上下一新，真真是玉树临风。

小高伸手抚了抚领带，又想到表哥，姨妈说起那个V.P.表哥（Vice President，那是表哥现在的抬头）来的那种眉眼，打死他都不会忘记。耳濡目染，小高也老早就规划好了自己的职场道路：从这样大型的国际金融企业起步，三年后晋升，五年后跳槽，七年后要成为猎头们苦苦追逐的目标，十年内就要成为像他表哥这样令人垂涎仰止妒忌不已的“白骨精”。

当然，他也是愿意为了理想吃点苦的。上班后，是马上要继续读书的，什么MBA，什么金融分析师之类的，总要去镀镀金，九万十万是最基本的投资，是逃不了的，那可是重要的交友圈子和人脉场。

他决心为加薪升职而放弃一部分的原则，他从来就不是太看重那些原则。见高拜、见低踩、口是心非、指鹿为马——他都可以接受，弱肉强食的世界，生存才是最大的原则。

在道德层面上，他没有洁癖。

表哥喝多的时候，会无限感慨地说：任何得到都有付出。他牢牢记在心头。

他不打算恋爱，在第一个5年计划内，除了一万块的准备金，要给自己置办些Amani、Boss的西装、衬衫等等，他不打算为别的任何人任何事情花钱。但两种情况是特例，一是主动送上门的，慰藉身心、帮他减少工作压力的未尝不可；二是有家庭背景，可以帮助他少奋斗5到10年的除外。

这是怎样一个有理想有见地、吃苦耐劳、忍辱负重、老谋深算的年轻人啊，小高实在是为自己感到自豪起来。晃眼的玻璃幕墙是那么气势恢弘，清洗外墙的工人仿佛蚂蚁悬在半空，小高同志霎时感到热血贲张。

他是这样精心准备用心奋斗苦心等待的。——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他，就是那一个从身体到灵魂都做好了出人头地准备的人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踏入银行的大门。

妆容精致的前台小姐，笑容里藏着傲慢，谁也躲不过她那双富贵的眼睛：什么打扮，什么品牌，什么来头，一一落在她那加长加长再加长的密密的睫毛下面。

“一粒新米”，前台小姐心里微哼。

日资企业里，新人通常被称作“新米”。

小高很快被领到人事部，那个姓朱的人事部主任把工作证交给他。

照片上的他，笑得器宇轩昂。

“工号：250。”小高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工作证——制作精良，用带有银行logo的带子穿着，里面还有一张门警卡。

他表哥时常笑这个东西是“狗牌”，他也很想表现得如同老哥一样无所谓，可是，往脖子上挂的那一刻，他竟然做不到。他喜欢这玩意儿，令他充满了骄傲和归属感，尽管他在嘴巴上绝不会承认。

他摩挲了“狗牌”片刻，转眼瞥见那位朱主任站在椅子上，正在拿文件柜顶上的东西。小高赶紧殷勤地说：“我来帮你拿，小心摔倒。”但为时已晚，朱主任一个不小心，顶上那只纸箱已经倾斜了，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地就掉了一地。

小高赶忙帮着拾起来。咦，原来也是工作证，但样式小有变化，细看下，logo似乎也有所不同。

他翻到一张，照片上是个大眼睛美女，方寸间已妩媚至极。

背面还写着字：“如果你寂寞无聊不痛快，并且有很多钱，请打电话给我，我可以用英、日、中三国语言听你发牢骚。”真的留着一个手机号码。小高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色情小广告。再翻到正面，的确是工作证无疑。

朱主任下了椅子，也蹲在地上捡，嘴里说：“我们银行合并过N次了，这都是前几个朝代留下来的工作证。这些，这些都是走掉的人。”语气竟很寂寥。

“这人你认得？”小高问。

朱主任道：“她？神仙姐姐呵，本人比照片漂亮一百倍，你没福气，没见过她本人。她是史上最优秀的市场部职员，还差点成为第一个女工会主席。”

小高发现其他的工作证反面都有字。

朱主任解释说：“离开的人，在最后一天要交出工作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起来的，都会在背面留几句话。我们管这个叫做‘临终遗言’。”

小高觉得有意思，竟仔细翻看那些留言。

有的人只留某个标点符号；有人留的不是一句，是用微雕功夫在名片大小的一张卡纸上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。

有人是用日语写的；有人用英语；还有人用法语和沪语。法语那句，小高是看不懂。沪语那句是“落雨了，打烊了。”大概算是一种比较隐讳地诅咒吧。

有人直抒胸臆，写“恨煞”，或者“再见，再也不见”；有人像文学系毕业的，之乎者也当中还充斥着“卿”和“依”之类的暧昧字眼；或者干脆套用了老徐的那句“轻轻地我走了”，贼似地。

有人十分豪迈，写下“算我阵亡先”；有人不屈不挠：“别太得意了，咱还没完。”

还有人估计是出国定居的，要么是以后再也不打算在外资企业混了，不计后果地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

有几张，朱主任轻轻收在一边。小高还是好奇，忍不住张看。

（各位看官，以下人物才是本文主角，请勿错过）

工号：0001

姓名：金得胜

留言：恭喜发财，一路平安

工号：0005

姓名：孙战遥

留言：自有留爷处

工号：0006

姓名：钱若尘

留言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

工号：0013

姓名：顾文真

留言：女人，结婚要趁早

工号：0025

姓名：陆辰俊

留言：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？

工号：0033

姓名：戚豫飞

留言：永远记得那副好牌，炸弹一出，谁与争锋？以后恐怕很难有人超越我了。仅留这点遗憾给大家吧。

工号：0034

姓名：方芳

留言：来的时候二十四岁，体重四十八公斤，血压90、60。走的时候三十四岁，体重六十公斤，血压140、90。工龄、体重、血压都成正比上升。

工号：0036

姓名：胡朝静

留言：(空白)

工号：0078

姓名：姚秀思

留言：我做了我该做的，我问心无愧

朱主任冷不丁问：“我早就把我的临终遗言想好了。你呢，到那天会写什么？”

小高一下子满心不是滋味，他兴兴头头地奔来，却正好撞上了凭吊。

这个未亡人朱主任，毫不顾及新米的感受。

小高好像听到自己的胸口发出“哐当”一声巨响。朱主任其实年纪不大，尽管那种大波浪的卷发有点老气，但还是一张娃娃脸，不过在眼角眉梢有股沧桑气息，好像对什么都不会再感到惊奇的样子。人事部的老职员必定看过太多的“生死”。

啊，原来，职业生涯就是“生生死死”的轮回，在这里生了又死去，再投胎到别处。

那些留言就像亡魂似地跟他纠缠，那大眼睛暧昧的神仙姐姐，那些充满潜台词、留给人无限想象空间的话语，令他隐隐不安。

小高就像中了魔一样，一整天都恍恍惚惚。

脑子里竟真的一直在酝酿自己将来的临终遗言：真到那一天，该在这张“狗牌”背后写什么呢？那时，又会是怀着怎样的心境呢？

对于新米，银行里每个人的笑容都客气而疏离。

大家仿佛都怀着一个秘密，偏是不与小高这粒新米说透。就仿佛电影里黑社会踢人人会，给你看尽风光的地方，但你总是觉得哪里不妥。其实，是哪里都不太妥。

个中人的笑容都有深意，却不可与外人道。

他被带到副行长办公室，赵副行长同他寒暄了几句。

办公室的格调非常明亮，独立的一个宽敞开间，整面墙落地的玻璃窗，外头是蓝天白云，气象万千。这让小高心情一振，重新想起自己的远大理想。

同时，他还注意到了副行长先生手上的名表和桌上那支万宝龙金笔。

“这支笔老价佃了，5000？还是8000？还是一万？”小高马上想，下班后要去商场专柜看一下，他又开始向自己表决心，暗暗发誓，以后一定也要做到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。

突然有人来报，“老大找你，是人民银行检查的事情。”

赵副行长脸上的笑容，在一秒钟之内，就像被水冲走一样，消失不见了。他从椅背上拎起西装，一边穿一边骂骂咧咧：“整天就是这点破事。”

然后走出去，把小高一个人扔在那里。

小高不知道老大是哪位，称呼听着就不善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银行好像有无数不可告人之处。连收拾茶水的阿姨都一脸奸笑，毫不掩饰对于新米的藐视。

“去休息室喝口茶吧。赵生一时半会可回不来。”那位阿姨道。

小高只得听从她的建议，走到休息室。

休息室里人不少，好几个正围着一个男生，听他在发布什么消息。他们之间的态度亲昵放肆，这又令小高不禁有点向往。

“又来这一套？杀人游戏还没玩腻味啊？日本人倒是没有审美疲劳。”有人在发牢骚。

小高竖起了耳朵。

那个发布消息的男生大喇喇地说：“靠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，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。钱主席不是说过，好人再多，聚到一起就变成坏人。”

有位听众发言了：“吉米，那你看到过那位杀手吗？”

小高听见有人说，杀手，果然是黑社会。他以为他耳朵出了毛病。